



神門蔣打醉

武松猴猿打蔣忠

施恩義奪快活嶺

東海文藝出版社



評 話

醉打蔣門神

劉操南整理

※

東海文藝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萬石里

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2號

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浙江分店

※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2.25 字數22,000

1958年7月第一版

1958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080

統一書號：T10125·119

定 價：(5) 八分

K3
M2

醉打蔣門神

茅賽云 口述

劉操南 整理

編者按：本書是評話“武松醉打蔣門神”中的一段。寫武松喬扮馬夫，醉鬧快活嶺，大鬧拳館、酒館，最后把蔣門神打敗，為施家報仇的故事。

話說武松想探听蔣門神的平日行為，在茶館中與老丈暢談一番，感覺施恩所說的話句句是事實，——蔣門神為人確是橫行霸道。武松與老丈正談得高興，只听外面人聲嘈嚷。武松抬頭向外瞻望，見有一隊人馬過去。武松問過老丈，才知道這是蔣門神和他的一班徒子徒孫到市梢去開拳館的隊伍。這一隊人个个長得拳大力壯、腰圓背厚。只見他們氣勢汹汹，杀气騰騰；揚鞭吆喝，越馬而逝。武松與老丈出茶館，一同走到市梢。抬頭只見一个大牆門，上書“拳院”兩字。一字粉牆上，螭頭高拱，鴟吻分張，屋宇堂皇，十分寬

敵。武松進門，見一個大天井，里面五開間一座平厅已擠滿了人。武松走進平厅，看見左右兩旁牆壁前，擺着威武架，插着十八件兵器。這十八件兵器是：一字鑒金鏡，兩把宣花斧，三尖兩刃刀，四方鑲鐵劍，五股托天叉，六輪点鋼鎗，七星蓮蓬抓，八角紫金錘，九環大砍刀，十耳倒馬篤，十一齊眉棍，十二抓頭棒，十三金頂照陽槊，十四筆硯抓，十五月牙叉，十六魚鱗鏡，十七開山斧，十八節鋼鞭。威武架外再設一排鐵棚。正中央砌着一座拳台，离台三四尺路，又造了一排鐵棚。看的人都站在鐵棚外邊。武松在鐵棚邊一站，向台上望去，只見上面懸着一塊匾額。上面写着“群英會武”四個大字。台旁挂着一副硃漆抱柱硬聯，上聯写着：“拳打南山猛虎”，下聯写着：“脚踢北海蛟龍”。台上站着幾個值台守衛。武松側首問一聲老丈：“為何還不開拳？”老丈說道：“客官，開拳還有一個時間。”兩人正在談話，只見蔣門神的家奴蔣興从台后出來。蔣興手里提了一只画眉籠走到拳台口，拖過一條凳兒，站上去，把画眉籠挂在台口。蔣興把籠兒挂好走進拳台。武松抬頭一看，見這籠兒編得十分精緻，四面髹漆，黃金一色。里面放着翡翠食罐，晶瑩光潤。這画眉噉噉噉

的在台口叫着，逗人注意。老丈低声笑照武松道：“客官，这鳥动不得的。”武松問道：“这是为何，此鳥为什么人所有？”老丈道：“蔣师爺的。”武松問道：“此画眉可好？”老丈說道：“客官，自然好的，我們孟州道上可算得第一只。因为蔣师爺喜欢，人家特地送給他的。蔣师爺有了这只鳥兒，一班徒弟便斂錢送了他这只籠兒。此籠代价不輕。为了此籠，嶺上的經紀小販，不知被浮收了多少地租錢；为了此鳥，嶺上人被毆辱，吃巴掌拳头的也不少。”武松問道：

“这又为什么呢？”老丈道：“客官，譬如說有兩個看了，嘴喚喚，手指指，蔣家家奴看見，跑出来，不問情由，捷捷就是兩個巴掌。被他打了，还只有低着头走，自認晦气，不敢开口。”武松听了，想这惡賊惡势有这样大。人害人，鳥也害人。既这样，我毀了它看他怎的。武松窜跳上去，一脚立在鉄欄杆上，把籠兒摘了下来。武松跳下鉄欄，把籠門一开，手伸了进去。画眉在籠內剝落剝落跳。拳台上一班值台卫士和台前一班看客，都看着这馬夫，为他十分担忧，但却不敢前来劝阻。武松把画眉一把抓出来，手輕輕捏下去，雀兒嘍一声叫，立刻变成齏粉。武松把雀兒朝地下一攢，画眉籠随手一摔，一脚踏，踏个

紛碎。老丈一看，“啊唷”，要闖出大禍來了。老头兒往人叢里一鑽，旋身便逃了出去。蔣興家奴在台里看得清楚，連忙報蔣門神。蔣門神問道：“什么事？”蔣興說道：“稟家爺，小的將画眉籠懸在台口，有個赶鞭兒馬夫跑來，跳上鉄柵，把画眉捏杀，画眉籠踏破。”蔣門神听了，沒有說話。“唔，这个。”心想这馬夫大概就是昨天闖酒館的那个，在我拳館中竟敢如此猖狂，不知是何緣由，——且暫時忍耐一下。但蔣門神轉念，在蔣興面前面子放不過去，便沉着臉喝問蔣興道：“我問你，挂这鳥籠之時，这馬夫可在？”蔣興說道：“正在台前。”蔣門神提起一腿，把蔣興踢倒在地上，还罵道：“不識时务的东西。”蔣興忍着痛爬了起來，不声不响的低头垂手立在旁边，暗想有这样一位东家，真是俗語說的好：“吃不到黃狼吃鷄。”蔣門神当即吩咐手下，备文房四宝，写好一張条子，叫手下，給我进城，送与兵馬都監司張正方，請他派遣兵丁來捉拿此馬夫。手下領命进城而去。蔣門神又道：“众賢徒。”大家齐口答应：“师爺师爺。”蔣門神道：“那一个前去开館，耍一套拳术？”大家心想：师爺如此軟弱，今朝去打拳术，有啥味道，半晌沒有人应声。蔣門神第二声又問：

“何人願往？”鉄头陀張良听了，他想惱得师爺性起，反为不美。拳館总是要开的，师弟兄不敢去，我去就是了。立起身來說道：“小徒願往。”蔣門神关照說：“賢徒，尔当小心。”張良应道：“敬遵师爺。”鉄头陀張良来到前台。在台口一立。望下去，只見这馬夫站在鉄柵口，真是体格魁梧，肩闊腰圓，精神飽滿，气势軒昂。一班看客見張教师来开館了，大家都拍手。鉄头陀把身上服飾一整，腰下皮帶一收，跑一圓場，运动全身功夫，出一套拳术：

鉄拐李提腿把拳起，回头觀望汉鍾离。

韓湘子口中吹玉笛，呂純阳拔劍把头低。籃采和手执花籃子，何仙姑紫燕双飞。曹国舅打劫阴阳板，張果老驢兒倒騎。

武松一看功夫倒还可以。一班看客，虽分不出好歹，不过他是蔣門神的二徒弟，总不会差的，叫一声：“也好啊。”一陣鼓掌之声。武松听到大家叫好，心里不舒服。一刻功夫，靜下来。武松伸手向台上一指，高声罵道：“呸！奴才，在此拳台之上，打这一套八仙拳，輕手蹣脚，显什么丑，与俺滾！”鉄头陀听得下面高声辱罵，心想凭我平日意气，早窜下去把他打个稀爛，皆因师爷胆小，权且忍耐。他收住拳步，立定身狠

張良向馬夫一看，心中思忖道：這時且隨你橫行，但等都監司兵馬一到，將你捉到衙門，便要你的狗命！這時，值台手下已把張良練功夫的沙包挂好了。張良一看，想這沙包真是多挂了。打拳頭听罵聲，練功夫再听罵聲，但這是值台的規矩：張良拳頭打好，值台的須早與他挂好沙包；今天是照常辦事。武松一看台上挂出四個沙包，挂得很高。沙包是皮縫的袋兒，長圓形，中間灌着沙，上有鐵環子；梁上懸有鐵鉤，環子便套在這鉤里。鐵頭陀居中站着，四個沙包懸在他的前后左右。一般打沙包的用拳打，他却用頭撞。打時，先撞前面這一個，接着撞后面，再打左打右。四面盪動，此送彼迎、前仰后抑，舞盪得十分快。武松看張良練沙包十分熟練。心想用頭打確不容易，與此人較量，要防他頭顱冲撞，一頭冲撞過來，抵擋不了。武松正在心中盤算，一班看客又在喝彩：“好啊！”武松心想：你們不叫好，我還不說；你們要叫好，我便要喝倒彩。武松伸手一指，一聲高叫道：“呔，奴才！你在拳台之上，廣庭大眾之下，練此七星沙包，你只打了四個，功夫還未學成，顯什么丑。與俺滾！”看官：沙包武松并未練過，不會打；但武松見識多，這功夫他却識得。武松在開封時曾拜天朝老

教师周侗为师，在御拳館，日子虽不多，但馬上刀槍，步下拳棒，各色各样的功夫都曾看过，所以今日見張良練沙包他叫得出名堂。鉄头陀張良听到这馬夫又在高声喊罵，心中惱怒。想这馬夫真是放肆，有多大能为？这样一想，所謂“心无二用”，前面的沙包盪过来，便来不及照顧，直向張良头上打来。說时迟，那时快，早中張良的額角。張良叫声“哎哟！”噫噫噫朝天一个筋斗。武松看了，哈哈一笑。一声倒彩：“也好啊？”張良自覺沒趣，抱头鼠竄而去。逃到蔣門神面前手一拱道：“見师爷。”蔣門神唔、唔、唔一来，想張良既已失手，也不多責备他。便說道：“張賢徒辛苦了，少坐。——那位賢徒願往打一套拳术？”这班徒弟想：出去听罵声犯不着，所以大家都不答应。蔣門神心想：我已經派人进城，現在教徒弟們打兩套拳头，好把这馬夫留住在此。待都监司兵到，趁他胡攪的时候，就可將他拿获。現在不必与他計較。所以蔣門神再問：“那位賢徒願往？”这时石宝塔曹正，他想我是蔣門神的大徒弟，我如畏縮，以后在众师弟面前就难于說話。因此他想沒有人肯去，总只有我去，立起身来，称一声：“师爺，小徒願往。”蔣門神說道：“如此尔要当心了，一切忍耐！”曹正

道：“敬遵师爷。”曹正思想：这马夫之事我已听得许多，这人究竟如何，倒要看个仔细。曹正走至台口，向前一看，只见此人年轻力壮，生得英勇非凡，全身拳袴扎束，行色雄偉，背插撈鞭，威风凛然。看了倒有几分怕他。曹正向台前双手一拱，招呼一声：“俺曹正今天打一套拳术，——常言道：‘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。’倘有不到之处，望各位原谅一二，不要当场见笑。”武松思想：这两个恶贼对我倒真还好；如说你们对别人也这样，我也不会与你们过不去了。看官：蒋门神的徒弟，自开拳馆打拳术到今日，从未说过这种话，曹正今日说这话，是谨防这马夫辱罵。曹正皮带一收，盪开拳步，出一套拳术：

李世民双拳兴大唐，徐茂公左手算阴阳。
老楊林三敗秦叔宝，小罗成善用回馬槍。
尉迟恭單鞭来救主，單雄信三世不投唐。
王伯当神箭穿楊柳，程咬金斧劈老君堂。

武松一看：此人拳术功夫比前一个高明。想来恶贼蒋忠手脚总还要灵活。这时候，一班看客看曹正打拳十分卖力，想他是蒋门神的大徒弟，要捧捧场，大家又叫：“也好啊！”拍、拍、

拍响起一阵鼓掌之声。武松等声音静落，伸手一指，骂道：“呸，狗头！这‘兴唐拳’柔弱无力，练得甚粗疏，在此大庭广众之下，显什么丑？滚进去！”曹正思想：我说了许多好话，照样挨骂，这人十分可恶。看官：武松这人性格，刚烈异常，他是专打人问不平之事，不要说讲几句好话，你就跪倒来求，他也不睬你。曹正拳术打好，收拳步。这时手下抬出一只缸来，放在台口。曹正心中自是不快，想打拳术已经挨骂，还练什么功夫，值台手下真不识时机。这时值台人已把缸放好，曹正想不练反而不好。武松看到台上放着一只缸，不知道要练什么功夫。只见值台人又在缸后架设两个铁的铁的三脚架子，用一根铁条拦在架子上。值台人搭好架子，曹正人便在铁梗上一立，两膀运动功夫，双手往缸面叉落去。武松看到这里，就明白了。这功夫，名叫“操浪沙”。武松心想：这功夫，场面上练的人很少。进一步，就是铁沙手、紫沙手了。教的不容易教，学的也不容易学。曹正能练这样的功夫，恐怕恶贼蒋门神有铁沙手或紫沙手的能为，要是被他腰窝搓上一搓，那是不得了。厮打起来，倒要防他这一手。大凡这操浪沙功夫学得到家，操起来，这缸里的沙只剩几分，其余都涌上缸口，高

有尺半。武松現看曹正所操的，浪沙操出缸口已有一尺，自然也不容易了。后头一班看客見了又在喝彩。大家喊道：“也好啊！”拍、拍、拍，一陣猛烈鼓掌之声。武松心中思忖：这一班凶惡之徒，平日耀武揚威，你們还喝彩，武松手搭在鐵欄杆上，脚踏起，猛回头向这一班人怒目而視。看客中，有几个正想叫出来；有几个只叫了一个“也”字，看見馬夫头旋轉来，双眉直豎，連忙止口不响。曹正見了，心想这馬夫凶惡，人家連喝彩都不敢喝。曹正这样一想，手一松，沙向缸口飞溅出来，洒了半台。武松哈哈一笑，高叫一声：“也好啊？”曹正当場出丑，人旋轉望后台逃进，去見师爷。蔣門神朝徒弟一看，想你們今天怎么都这样不用心。前面值台手下，連忙整理台面。观众还是議論紛紛，并不散去。蔣門神暗暗揣測：不知这馬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想我拳館之中，刀槍密布，他一人决无如此胆量；防他出面寻衅，暗下还有埋伏。不免待我出去一看，这样也可显显我的能为，讓他等知曉。蔣門神叫一声：“众賢徒！”大家都說：“师爷师爷。”蔣門神道：“与为师一道而往。”大家說是。蔣門神站起身来，帶領徒弟来到台前。武松一看，这次来的人多了——出来共有十个，五

个一边，排立兩旁。接着又出来一个，便是蔣門神。蔣門神搖搖擺擺米到台口，一手搖着扇子，“唔”一來，注目望下一看，“啊喲！”暗想此馬夫非尋常之輩，是有功夫的。看他头戴前高后翻草涼帽，腳踏麻筋草鞋，身穿白綾綢汗褂，腰系闊板皮帶。虽是馬夫打扮，却身有魁岸之容，面無風塵之色，氣血充沛，精神抖擻，不能小觑于他。思想此人，定是前晚在安平寨力挽雙車，手托千斤石之好漢。不知何故來此尋衅？蔣門神再朝四邊一看，却看不出：就是來了這馬夫一個人，還是暗下有人。蔣門神想：這馬夫定是喬裝改扮的，他的武藝如何，未曾較量，還看不透，不能魯莽的便與他廝鬥；好在都監衙門馬上要派兵來了，現在且由他去。武松向台上望去：蔣門神真是一個大胖子，突起了一個肚皮，袴子落在膝下，露出了肚臍眼，一副驕橫的樣子。武松思忖：練拳術的人，突起大肚的却少。練功運氣，不知如何運法。自然，蔣門神過去不是這樣胖腫的。現今暴富暴貴，吃喝懶覺，閒蕩無事；拳術也不大練，每月只開拳館兩次，應酬一番，所以弄成這個樣子。武松心中納悶：不知這惡賊為何到此退讓？不若讓我用一個簡捷的方法，引得他動起，耐不牢跳下來，就好較量。武松幼年曾學

过猴拳，想煉一口猴痰，打在他的肚臍眼里，看这惡賊还能忍耐得住否？武松想罢，就运功屏气提煉猴痰。蔣門神把拳袴一整，闊板皮帶一束，袴腰拉向上面。武松看了，暗暗叫一声：“啊，”想他的肚臍已藏好了。但猴痰只好煉下去，倘煉了一半不煉，痰結在腹內，要引起疾病。蔣門神把扇子旁側一搭，盪动拳步，手脚并起。武松一看，功夫是不差，真所謂：“不識貨，貨比貨”，他比方才兩個徒弟要高明得多。看蔣門神起手打一套：

子牙公背榜下崑崙，哪吒手執混天梭。
金木二吒都驍勇，黃天化騎下玉麒麟。雷震子手執黃金棍，楊戩學法道人精。申公豹忙把道人請，老君一氣化三清。

武松看蔣門神的拳術，真精熟非常，打得來氣平力滿，精神雍雍，可以算得是一位名師。看官：武十回書中，武松有四不及：獅子樓變化不及西門慶；快活嶺拳術不及蔣門神；蜈蚣嶺力氣不及李二僧，孔家庄智謀不及宋公明。武松看蔣門神拳術精通，思想怎樣尋他破綻，與他較量。這時候只聽到後面一班看客，齊聲喝彩：“也好啊！”武松想，你們又叫喊了。這時，他正在提煉猴痰，不能開口說話。蔣門神見台下這馬夫倒

沒有叫喊。拳頭打好，收拳步立定，滿面流汗。手下送過手巾，蔣門神揩面。手下又送過一柄扇子，帶過一張椅子。蔣門神接扇，心想：我徒弟打拳，他喝倒彩，現在我這一套拳術吓倒了他，所以他不敢放肆。想到這裡，蔣門神便驕橫起來。蔣門神把皮帶一松，袴裆仍舊落到下邊，搖起扇，想向椅上坐下去。武松看他肚臍又露出來了，想機會正好，嘴巴一開，“扑！”把猴痰打上去。不上不下，恰好打在肚臍眼里。周圍一班看客見了，都吓了一跳。想太歲頭上動土，還當了得，這馬夫要自討苦吃了。蔣門神不提防，也吓了一跳。痰雖是軟的，並不怎樣痛，這恥辱却忍受不了。兩邊徒弟看了，又好氣又好笑；但大家都忍着，不敢隨便說話。蔣門神喊一聲“來。”蔣興答應道：“小的在。”蔣門神伸手向肚臍眼一指：“你看。”蔣興忙用手巾裹着手指，把蔣門神肚臍眼里的痰揩抹掉。蔣門神伸手一揮，立起來旋身便向後台走進。武松一看，倒覺詫異，怎麼還不跳落來？一班看客大家都說不好了，紛紛逃出拳館。武松一看，里边沒有人了，便也走出拳館。武松在拳館門口站立，等候這惡賊到來。再說蔣門神走到後台帶領眾徒弟，吩咐一聲：“帶馬。”曹正問師爺：“這難道算了不

成？”蔣門神搖手說道：“賢徒，休要多言，與我回去。”蔣門神思想何必與他廝斗，但等兵馬都監司張大人到，他寡不敵眾，自然就縛。將他送入衙門，要打就打，要殺便殺，都在我的手掌之中。所以蔣門神就帶徒弟回歸華關，等候張正方到來。再說武松站在拳館門口，等了多時，却不見蔣師爺來。另外也有很多人，遠遠站着等看熱鬧。這時只見從拳館背後來的人說道：“你們在看什麼？”“我們在看蔣師爺要同此馬夫廝斗。”那人道：“好了好了，蔣師爺早已回去了。”“你看見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我看見的，帶了眾徒弟與手下，回歸華關去了。”一班看客想蔣門神已走，也就散去。武松看看天色，正日當中午，腹內倒已飢餓。武松想蔣門神既已躲避，我就上逍遙館去吃了飯再說。武松跌冲冲又來至大街，直冲逍遙館。武松在酒館門口一立，望進去，館中熱鬧非常。柜台里千里香馬玉珍，一看此馬夫又來了。听人說，猴狻打在我夫蔣師爺的肚臍眼里。昨天吃白食，還說滿座酒錢都是他的，結結緣，挂了一筆賬，數目很大。今天不能讓他如此。馬玉珍靈機一動，就叫店小二：他進來，你招呼他下底坐，不要讓他上樓。店小二答應。馬玉珍想樓上地方大，下底地方小，下底台

桌要少一半多；而且下底酒客經濟，大都是喊些便菜。樓下酒客即使都吃白食，也不过損失十兩銀子。店小二看這馬夫已冲进店堂，連忙踏步上前招呼。叫一聲：“客官，下面可好？”武松想樓上樓下一樣。跟小二进店，看里面空的桌子已經沒有了。店小二便同酒客商量：“客官，可否請你們拼換一張桌子？這位赶鞭兒仁兄要寬坐一些。”酒客都道：“好的好的。”讓出一張空桌，小二抹好桌子，武松坐下。小二問道：“客官，吃什么？”武松道：“備南酒一壺。”小二又問道：“菜呢？”武松道：“拿菜板來。”店小二送上菜板，武松起手接過。小二又送過一支水筆。武松執菜板一看，菜的名称同樓座差不多，並不減少，心想我今朝來清清爽爽點几樣。武松落筆，點了六色菜。叫一聲：“店家，與我燒來。”店小二接菜板一看，想今朝這馬夫怎么只點了六色菜。連忙送到爐台跟前，通知與他先燒，吃白食的朋友最要緊。拿上酒，一會兒又送上菜。武松自斟自飲。一班酒客看這馬夫又來了，大家便都窃窃私議。有的說道：“老哥兄弟，昨天樓上結結緣的就是他；下底沒有結過緣，今天大概是輪到了，我們多添一壺酒，多叫几樣菜。”武松听了，想他們都在說我，便朝他